

邵江天散文选



香港明彩国际出版发行社

邵江天散文選

邵江天 著

香港明彩国际出版发行社

邵江天散文选

香港明彩国际出版发行社出版

嘉宾广告印刷公司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22.5万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926-437-088-17

定价：12.60元



作者近影(1992.11.)

序

李国涛

我和邵江天同志也许有点文学缘分。

半年前见到胡帆同志，胡帆同我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共事多年，这几年不常见面。那天一见，他就说：“有位作家要出散文集，想请你写篇序。他叫我征求你的意见。我看这个序文你该写的。”我问，是谁的散文集呢？他说，“邵江天的。邵江天！安徽的，写《小菜园的兴衰》那位。”哦，我立刻想起来了，说，“该写的，该写的。”

我记得在 1983 年，有一天胡帆兴冲冲地拿着一篇稿子走来。他把稿子放到我桌上，说：“一篇好散文！近来在来稿里不多见的。”我看了，印象同胡帆所说的相同。原来那一阵子的散文来稿确实不脱俗套，或游名山大川，或睹外国风情，或忆前辈先贤，然后作起文章。所以当时的散文常给人们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那时《山西文学》上发表散文家梁衡的两篇论文，专门对这一现象提出问题，而且涉及散文界已有定论的几位作家的“模式”。在那种条件下，读起《小菜园的兴衰》便觉亲近有味，以为是散文的真正面目。

发现一篇好稿子，编辑们是多么激动呀。稿子当即发出，我记得还配上“编稿手记”。于是我便记下了此文和此文作者的名字。

我喜欢邵江天的散文，喜欢它的本色。所谓本色是其中

目 录

序	4
寸草心	7
面向天国的回忆	13
别样的风采	22
玛丽·爱莲娜老师	26
拾忆依依	33
未来是美好的	39
生活在下一个世纪中叶的人	50
朱钥斋的生意经	58
卖炕鸡喽嘴	60
潘大头和他的爆竹	62
梁锅甑的小酒店	64
曹七糖葫芦	66
火绳	68
夜市	70
花市茉莉	72
多彩的人生	74
小菜园的兴衰	82
我的学生——陈怡芳	85
古塔下的榴火	90
龟趣	96
忌的情思	101
空心槐	104
风筝	108

著雨湖光更风骚	116
双重年轮	120
旅伴	123
陋室謁	126
山石和明月的儿子	129
有这样一位姑娘	132
涟水人	134
往事	138
双堆集，历史的感叹号	146
垄上散曲	148
泗州沧桑录	150
合肥印象	152
芳草湖	155
小荷才露尖尖角	158
海上暴风雨	162
厦门夜市	166
机翼上的履历	170
夜雨鼓浪屿	173
闲话石狮	176
寄给远方的思念	186
文竹恋	190
明祖陵遐思	193
海上生明月	196
吴淞口浪漫曲	199
吃在海门	202
大龙湫	205

大江东去	209
大山深处散记	212
小山脚下的舞会	219
果园星光	223
锯茸	226
啊，桐花	228
清音明转出天然	231
素描杨明	233
卖茶女	235
官话二题	239
珍贵的礼物	246
夏夜变奏未名亭	252
雨遇	254
春华赋	257
脚跨淮河两岸	259
石龙山写意	261
哦，板栗林	264
写照涉故台	267
灵岩揽胜	270
预栽花木待春风	273
玉辇龙旗今安在	302
山村夜韵	307
夜航	310
挂在牛角上的书包	314
后记	318

目 录

序	4
寸草心	7
面向天国的回忆	13
别样的风彩	22
玛丽·爱莲娜老师	26
拾忆依依	33
未来是美好的	39
生活在下一个世纪中叶的人	50
朱钥斋的生意经	58
卖炕鸡喽嘴	60
潘大头和他的爆竹	62
梁锅甑的小酒店	64
曹七糖葫芦	66
火绳	68
夜市	70
花市茉莉	72
多彩的人生	74
小菜园的兴衰	82
我的学生——陈怡芳	85
古塔下的榴火	90
龟趣	96
忌的情思	101
空心槐	104
风筝	108

著雨湖光更风骚	116
双重年轮	120
旅伴	123
陋室謁	126
山石和明月的儿子	129
有这样一位姑娘	132
涟水人	134
往事	138
双堆集, 历史的感叹号	146
垄上散曲	148
泗州沧桑录	150
合肥印象	152
芳草湖	155
小荷才露尖尖角	158
海上暴风雨	162
厦门夜市	166
机翼上的履历	170
夜雨鼓浪屿	173
闲话石狮	176
寄给远方的思念	186
文竹恋	190
明祖陵遐思	193
海上生明月	196
吴淞口浪漫曲	199
吃在海门	202
大龙湫	205

大江东去	209
大山深处散记	212
小山脚下的舞会	219
果园星光	223
锯茸	226
啊，桐花	228
清音明转出天然	231
素描杨明	233
卖茶女	235
官话二题	239
珍贵的礼物	246
夏夜变奏未名亭	252
雨遇	254
春华赋	257
脚跨淮河两岸	259
石龙山写意	261
哦，板栗林	264
写照涉故台	267
灵岩揽胜	270
预栽花木待春风	273
玉辇龙旗今安在	302
山村夜韵	307
夜航	310
挂在牛角上的书包	314
后记	318

序

李国涛

我和邵江天同志也许有点文学缘分。

半年前见到胡帆同志，胡帆同我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共事多年，这几年不常见面。那天一见，他就说：“有位作家要出散文集，想请你写篇序。他叫我征求你的意见。我看这个序文你该写的。”我问，是谁的散文集呢？他说，“邵江天的。邵江天！安徽的，写《小菜园的兴衰》那位。”哦，我立刻想起来了，说，“该写的，该写的。”

我记得在1983年，有一天胡帆兴冲冲地拿着一篇稿子走来。他把稿子放到我桌上，说：“一篇好散文！近来在来稿里不多见的。”我看了，印象同胡帆所说的相同。原来那一阵子的散文来稿确实不脱俗套，或游名山大川，或睹外国风情，或忆前辈先贤，然后作起文章。所以当时的散文常给人们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那时《山西文学》上发表散文家梁衡的两篇论文，专门对这一现象提出问题，而且涉及散文界已有定论的几位作家的“模式”。在那种条件下，读起《小菜园的兴衰》便觉亲近有味，以为是散文的真正面目。

发现一篇好稿子，编辑们是多么激动呀。稿子当即发出，我记得还配上“编稿手记”。于是我便记下了此文和此文作者的名字。

我喜欢邵江天的散文，喜欢它的本色。所谓本色是其中

有作者对生活的亲切感受，而没有故作姿态，或模仿流行的文学腔调。作者曾是教师，他的散文里就处处涉及教师的生活和教师的情感。也许有点不入时流，也许有点迂阔，但把他的生活体会传达得十分真诚，也十分有特色。而且邵江天又很能对自己的感受作深一层的分析，侃侃而谈，竟能及平常所不易觉察的部分。《小菜园的兴衰》已有这种色彩，《寸草心》可以说写的更为深沉了。很明显，《玛丽·爱莲娜老师》一组三篇是他的力作。从往事中显露出一个可爱的法国少女的身影，其中除了追怀师生之谊、民族间的友爱之外，似乎在笔墨间隙还流露出青春年华中难以掩饰的另一种感情。

邵江天散文中所写的无非是师生之间、母子之间、父子之间及朋辈之间的种种情感，所涉及的生活面亦是如此。但情味是浓的。此外，他写了《朱钥斋的生意经》等十篇，每篇千字，都写的是地方商界的轶闻趣事。这自然逸出他一贯的题材范围，不过笔下充满了情趣。

这就说到我喜欢邵江天散文的第二个原因：情趣。

是的，好的散文都是充满情趣的。散文未必是新奇事物的介绍或民俗风景的导游。大事固能写成散文，琐事又何尝不可？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谈吐之间自可有他人道不出的东西。郁达夫说散文作家要有“散文的心”，周作人说要有“风致”（见他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现代散文导论》）。类似的见解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也有，不过所谈的侧重点不同。无论如何，五四以来的散文确实从明末小品和英国散文汲取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种情趣。有情趣之文，无论所写何事，都成了“散文题材”。

我喜欢邵江天的散文，还因为它们的笔致从容洒脱，颇

有文采而又不忸怩作态。郁达夫说散文要有“家常闲话似的”风格 (familiarstyle)。邵江天得力于此不少。我们不必同前辈大师攀亲拉近，据我看，像《我的学生——陈怡芳》等篇目，其笔调就使人记起鲁迅的某些作品。我欣赏邵江天散文的笔致沉着，欣赏它的文笔老到。

从 1982 年至今，邵江天写得不算多。不过每写一篇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见他的写作是很谨严的。现在他离开学校，到了文学艺术界，本来是该写得更多一些的。也许是工作太忙了吧？

我同作者未曾见过面，一旦有人提到他就觉得很熟悉，愿意为他的散文集写序。这真是有点奇怪。说奇怪，也不算奇怪。在作家和编辑之间本应当有这样一种心仪。一个老编辑，当他知道以前交往的作者有所成就时，会不禁心喜。至少，这证明他当年的眼力不错。

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写这篇序的，至于评价邵江天的散文，则未敢也。

1989 年 4 月 2 日写于新居

寸草心

大凡认识我的人，尤其是老家的邻里、亲友，大都以为我很孝顺，那原因我是明白的，无非是我每个月领上工资以后，必定要给千里之外的父母寄上二十元钱去。他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这二十元钱虽然在我是寄得吃力，但到了老人手里其实也只能是维持一般生活而已，然而就是这每个月的二十元钱却一下子给我带来许多荣誉。经好事者一张扬，起码半个公社都知道我是如何如何孝顺的，这便足见伦理道德观念的内涵已经产生了变异，人们并不一定以为要“父母在不远游的”。特别是那些儿子、媳妇双双在外地工作，而长年累月却从来见不到半个子儿来家的老人，更每每以我为榜样，忿忿地去鞭挞各自的“忤逆不孝”的儿子。那结果是惹得我的一些现在吃着“皇粮”的旧时同学，都纷纷地写信来查我的经济帐，愤愤不平之情竟至往往溢于言表，他们似乎都非常实在地疑心我是否漏网的贪污犯，抑或是趁着月黑风高潜入民宅的蒙面大盗。直到得知我并不为官，反而倒是个清水衙门里的一名小卒、全社会都在嚷着要提高其地位，而至今社会地位不知究竟提高了多少的教师，这才感慨万端地莫名惊诧起来，一致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位讲道理的妻子。我的妻子诚然是讲道理的，但她对我的孝顺父母也似乎格外推崇，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老莱子而不及。有时一

旦少了买米的钱，她也难免要发点牢骚的，恨我“生不逢时”，说如果遇到曹孟德，说不定就会被举为“孝廉”，当个知县、州官什么的，也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了。但我终于并没有当上“知府”，因此也便为自己的清白而沾沾自喜。三十功名尘与土么？不，——我孝顺。十多年来，我差不多一直生活在这种陶醉当中。

可今年年初，当我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星夜挈妇将雏赶回老家，静穆地佇立在先父的灵柩前，我那固有的自信终于被摇碎了。

父亲是死于肺病的。两年前的一个下午，队里分了百十多斤秫秸，古稀之年的人了，竟然从一里以外一肩扛了来，从此经常说胸口痛，由于他平日仍是闲不住，照常地做，于是别人也便并不太注意，而母亲则以为他是用力过度岔气了，夜晚时只是给他抹胸捶背，但一个月以后总不见好，母亲这才认真地对待起来，让姐姐用独轮车推着他到公社卫生院去就诊。那医生是当地的名医，乡下人可以不知道华佗，但却一定都知道他，据说病家送的“妙手回春”的扁额就足够三间屋的墙壁满挂。他一贯坚信一切疾病无不是由感冒引起的，于是诊脉，看舌苔，反正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望闻问切罢，最后，他则毅然地给父亲诊断为伤风，不要紧的，给了四粒药片，黄的，亮闪闪地煞是好看，当即吃下一片，据他说不用等到天黑病就当会见好。母亲和姐姐都很振奋，以为从此福星高照，自是喜不自胜，于是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送他。那医生也是当仁不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就忙着夸赞我的如何孝顺，道听途说来的，更兼添枝加叶，绘声绘色地津津乐道起来，直说得我的母亲也仿佛全然的局外人一般，他这

才去接待另一位感冒患者。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母亲从乡下发来的信，末尾，只淡淡地写了一句话：你父近来身体不适，医生诊断为伤风，勿念。

虽然伤风感冒也能死人，但通常算不得大病，何况我一直领着两个班的高中语文，忙得像一个副部长或者两个半风化警察，将这等事并不认真挂在心上。加之这期间，一家文艺杂志又准备发表一篇我写的追忆大学时代一位外籍教师的散文，自以为从此当可发迹，忙碌中夹杂着翩然的幻想，终至把父亲的病忘得一干二净！我只是照例地每个月二十元钱地寄，给家里的例行的平安信里也完全没有问候父亲的话。

然而父亲的病却一直地发展着。

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宿舍前的一块空地，我和几位同事松散地坐在墙根下云山雾地、天南海北地闲聊，就在这时，学校收发给我送来了一封挂号信——一个纸筒，硬硬的，拆开来看时，始知是父亲肺部的X光透片，中间一个透明的洞，圆圆的，也许有大拇指那么大，展开母亲写来的信，细细读来，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左肺溃烂业已经年，全不如乡下的那位饮誉过多的轩辕歧伯诊断的“伤风”那么轻松。墙脚下的同事们相继传阅了一通过，立即就有一位急侠好义的老夫子怂恿我到家乡的法院去起诉，他的神情严肃，陈词慷慨，于此可以推断他绝不是在戏言。但当即也就有人笑他幼稚得可爱。我当然并不去笑他，但也绝计地不会去起诉。我一方面不相信那医生果真会因为我的起诉而倒霉，同时也不相信他吃了官司以后就于我父亲的病有所补。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对法律程序似乎向来就淡漠得可以，要不然，《秦香莲》和《玉堂春》就一定地唱